

國大外史 簡介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們找到了一本很有趣的小冊子，叫做國大外史，作者是谷音及山由青，由大夏書店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大陸淪陷前在上海刊行。這本書以筆名發表，依據其內容，我們推想這兩位大概是新聞記者，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中國第一屆國大代表第一次會議期間，曾親自到南京國民大會堂採訪新聞，躬逢盛會，這一小冊子也是他們耳濡目染之後的精心傑作。本書一共文十四頁，分為廿五個小節，我們打算分成數次刊完。本期「蕃薯」才收，篇幅有限，只好先抽出第一、四兩小節，讓大家奇文共賞。

熟悉中國文學的讀者，一定記得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它描寫清代官場迂儒象生相，淋漓盡致。谷音及山由青的作品，把當年國代開會期間的醜聞，娓娓道來，也令人拍案叫絕，可以說是前後相輝映。三十年前我們都在童稚之齡，有些讀者甚至還未誕生，國代這筆爛帳，當然無從探知。希望您平心靜氣地讀這本國大外史，然後極目遠眺我們可愛的家園，在陽明山上，那一批被人唾棄的原班人馬，正在鑼緊鼓，上演選舉第六任總統的好戲，不知您有何感觸？

國大畢竟是要如期召開的，但選舉糾紛問題是不能不解決的，三月廿七日夜，蔣主席發表了一篇聲明，決定黨內應以得票較多者當選，黨外應尊重協議以退讓友黨；同時，並在官邸分別會晤民青兩黨負責人徐傳霖，戰翼翹，蔣勻田及余家菊等，表示擁護合作，基於三黨友好協助精神，國代及立委名額問題，均可合理解決。國民黨願儘量退讓，並促兩黨代表儘速報到，一切可無問題。主席並面諭吳鐵城氏與友黨協商。當夜，孫科副主席又在官邸召集三黨會議，重新將名額提出討論，結果，民社黨改爲二〇二名（原三九〇名），青年黨改爲二三〇名（原三〇〇名）。協議既成，兩黨代表乃於是夜十一時赴國大報到，於是，國大如期開幕基礎已定，僅餘簽署當選代表的退讓問題未決，然而終不能影響大會的進行。

堅持護法護憲的簽署當選代表，雖經蔣主席召見，勉以顧全大局，但仍不肯退讓。三月廿八日晨，他們開始緊急行動，分三組向陳立夫，張厲生及吳鐵城三氏請願，同時，其中有顏澤澂，張敷，連退菴，楊世杰，蘇銘芳，劉彬，李化民，楊翹新，黃謨，周游等十人，更於九時許進入國大會堂，宣佈絕食，發表宣言。據稱：「志士不忘在溝壑，義有當然，豈能苟全。……」洋洋數千言，極盡哀怨之能事。決定在糾紛未解決之前，絕不退出會場，坐以待斃，視死如歸。直至夜深，仍未離去。所謂候補民主烈士趙達初，他是天津油漆商業公會的代表，購置了一口白木棺材，由北方空運來京，停放於鐘南中學內，準備三月廿九日抬到國大會堂門前；以共存亡。和事老子斌主教，深夜向他們力陳絕食與陳棺之未妥，務請顧全大局，勿令事態擴大。可是一夜過去了，會堂中的十位絕食代表，突告失蹤，而鐘南中學的白木棺材，也被人用汽車運走，不知下落。這是國大前夕的一幕插曲。

國大召開的前夕

——國大外史

南京正被西伯利亞寒流包圍着

國大召開的前夕，南京正被西伯利亞的寒流包圍着，冷雨淒風，打得人們瑟縮發抖。下關難民的草棚，已經遷移浦口了，街上叫化子，越來越多。國大籌委會特約的餐館和旅店，早已掛起引人注目的招貼，各種商店也都準備優待國大代表之類的廣告。嶄新國大代表專車，乘客寥寥，馳騁自如，而公共汽車，一候要個把鐘頭，擠得水洩不通。國大會堂對門照牆已經豎好，林森路口兩端的牌坊，還在日夜加工。國大代表自三月十八日開始報到，報到處設在大會堂左側，走進去，最先觸入眼簾的，要算是中電的四支水銀燈，準備隨時拍攝電影的鏡頭。壁上大幅統計圖表，說明各省市依法選出的代表人數，使人看了，可以一目瞭然。依照報到應辦手續，各單位辦公桌林立，行列整齊，計有簽到處，填表處，詢問處，領費處……等等。

依照法定國大代表總額，應有三〇四五人，此次普選，除戰區及緩靖區還不能舉行，邊疆省份，如新疆及西藏代表，也不能照規定名額選足外，大體上已順利選出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數，可謂合法的集會。但由於交通不便，戰局急轉，經濟波動，以及選舉糾紛的問題，截至三月廿八日止，報到者仍是疏疏落落，似乎不甚熱烈。因此，國大是否要再延期，直到開會前十二小時內，還沒有具體的決定。並傳中常會曾擬延期兩週，改於四月十二日舉行，這四月十二日是清黨紀念日，國民黨于是日宣布還政於民，未始不具有特殊意義。另一方面又傳國大延期，只要選總所宣佈到會代表，不足三分之二法定人數，無需其他的理由。……然而，這都是一種烟幕，都是一種姿態。延期與否，決定權在乎蔣主席，由於東北，華北，蘇北及中原各地軍事的失利，蔣主席在這幾天內的心情，的確有些不好，沒有人敢向他提起這個問題。三月廿七日，洪蘭友招待記者，對延期問題一再否認，並說依照慣例，只要有了三分之二合法集會人數之半，即可正式開幕，一片疑雲，終於消散。

黨紀和個人道義而言，不應違背黨的意志。假如在政見上，有不同黨的主張，儘可脫黨競選，西方各國，不乏先例。茲乃藉黨之名，營一己之私，不但違反黨紀，而且破壞了民主政治的優良傳統。這就是所謂「中央提名」與「簽署當選」或「黨紀」與「國法」之爭。

由於黨外有黨，領導在先；黨內有派，跟蹤在後，國代選舉糾紛，便越演越烈。你宣言，國法爲重，他宣言，黨紀要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反正，「我要當選國大代表」，是真的道理。選總所主委張厲生，也是國民黨的中常委，既要爲國家大體着想，也要爲三黨協議及國民黨本身着想，於是，便成衆矢之的。三月十八日，國代報到開始，簽署當選的代表，在南京碑亭巷鐘南中學內，設有民選代表辦事處，即號召全國代表，前往報到，集體行動；並推派代表馬文車、顏澤滋等，前往內政部，坐索當選證書，連飯都沒有心情吃了。翌日又覓訪陳立夫，請求在黨的立場，主持公道。隨後，招待記者，聲稱絕對無法遵從中央主張的退讓辦法。中央提名當選人的態度，比較軟些，除了組織一個聯誼會外，也對中常會作着急切的呼籲。黨內分成兩派，旗鼓相當，各不相容。記得有一次，兩派的人物，都到中央黨部去請願，樓上在開會，討論着「黨讓黨」與「黨內互讓」的問題，樓下的黨員却窺家路狹，幾乎要打起架來。這當兒，孫科走出來，懇切地說：「國民黨和友黨合辦選舉，尙是第一次，時局多艱，由於對內對外形勢所趨，希望同志們能有犧牲精神，對友黨應以黨讓黨，對黨內簽署當選者和提名當選者，也應協商方式解決，以便如期開會。」孫科話剛說完，簽署代表即起而發言，認爲簽署與提名方式，不應厚此薄彼，現在只見提名落選者，要求簽署當選者退讓，殊爲不公，因而聲明絕不退讓；事先被迫填了退讓放棄當選證明書者，一律無效。並謂不管是否領到當選證書，均將自動出席國大。於是，問題鬧成了僵局。

隨着國大會期的逼近，黨與黨之間，往返協商，黨內也不斷提出折衷方案。糾紛是犬牙交錯的，有如治絲益亂，最後只好由蔣主席親作決定。對友黨方面，民青兩黨總算稍作讓步，同意將原定名額二六〇與三〇〇改爲二〇二與二三〇，而究其實，他們還是要臨時拉夫，才能充數的；黨內方面，簽署當選代表認爲既要退讓友黨，依據總裁聲明，自應以得票少者去退讓，何以反要得票多者去退讓？雖然總裁的意旨不能貫徹，受人蒙蔽。因而有顏澤滋等十代表，在國大前夕，進入大會堂二樓，實行絕食抗議。

選舉糾紛的真相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是主要因素

——國大外史

本屆國大的任務，是單純的，單純到只要選出總統和副總統，便算功德圓滿。但儘管任務單純，在芸芸衆生之中，能有投下一票的資格，得來也自不易。因此，國民代表的選舉，自開始到結束，便充滿着一連串不愉快的氣氛。直到國大開幕前夕，蔣主席發表了聲明，決定黨內應以得票多數者當選，黨外應尊重與友黨協議，即使當選，仍須退讓，總算有了解決辦法。然而簽署當選代表的絕食，凸出了這個糾紛的最高潮。隨着當局的煞費苦心，以及和事老的個別勸說，問題是終於解決了。爲着幫助讀者明瞭這個糾紛的真相，茲將前因後果的梗概，略作報導。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可說是造成糾紛的主要因素。起初，民社青年兩黨爲向國民黨爭取名額，漫天討價，堅持立場。據熟悉內幕的人說：「兩黨由人材不足之故，要來了名額，苦無出手，乃公開標售，以充黨費。但到底是無本起家的，看風頭不對，也只好轉舵」。名額分配，三黨既獲協議之後，接着是選舉。選舉結果，民青兩黨提名的候選人，幾乎全部落選。他們並不檢討何以落選的原因，也找不出必要當選的理由，囫圇吞棗似地只有向國民黨發動宣傳攻勢，聲稱不實踐協議，便要退出政府。這就是所謂「政黨提名」與「民選」或「簽署當選」或「自由競選」之爭。

在國民黨方面，內部也有許多問題：既有中央提名候選人，也有五百人連名簽署的競選者；既想集權控制，又許部份自由競選。選舉的結果，中央提名者，大半名落孫山，而簽署提名者，則以多數票當選。原來簽署當選者，多在中央無實力，而有下層和地方的實力，所以獲得多數票當選，依法提名，合法當選，理不能讓，讓給民青兩黨，因爲係黨外問題，情有可原，讓給本黨，即未免過於忽視民意了。中央初假國務會議，通過二項選舉法補充條例，想以命令取消簽署當選資格，但以試舉在前命令在後而不行；嗣後派大員分赴各省勸讓，亦無效果。最後又擬以分任法，二人各做一半，在事實上，又爲簽署當選者拒絕接受。至於中央提名候選人，必要爭取當選的資格，也不無其理由存在。他們認爲黨既決定提名人，黨員自應服從黨紀，現在反而個人去競選，擊敗了黨的提名人，顯然是背叛黨紀。民主政治是通過政黨形式而構成的，國法雖未規定一個政黨的黨員，必須服從黨的決定，但以